

民间故事

捉妖

李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捉妖

李·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捉妖 / 李元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ISBN 7-5059-3033-8

I. 捉… II. 李…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503 号

书 名	捉妖
作 者	李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册利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中国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0
插 页	1 页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33-8 / 1 · 2293
定 价	13.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在承德

前 言

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随着这样一个大潮流，我也就跟着侃起来。

我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一九五七年，我不自觉地犯了“侃说”的错误。从而，逆风倒转乾坤，虽然说我允任了三十余年小办事员，但是，那些可亲可敬的领导，曾恩赐我光荣下放竟达二十五年之久。

一九七五年，当时我在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一处工作，后被下放到运输队当了一名钩儿工。也就是每天装卸水泥构件，因为构件上设有钢环，装卸时都要挂钩，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钩儿工。每天乘着运输汽车，到各处施工地点：六郎庄、下花园、凤凰岭、百花山，这真的使我大大的开了眼界，增长了新的见识。当时的司机师傅，关胜年、李瑞达、张镇等等，他们都是我可尊敬的老师。每天我都坐上他们的汽车，一路上谈天侃地，真是快活至极。什么《喜鹊不叫》、《鸭子踢死人》，什么《醉鬼张三》、《聪明的媳妇》，什么《枯井捉妖》、《秀才与和尚》，这些我闻所未闻的故事，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脑海里。这些师傅们知道我喜欢听，都毫无保留地讲给我，这就是侃文《捉妖》的由来。

作者 李元

一九七六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枯井捉妖	1
喜鹊不叫	3
窦尔墩大战方效为	21
河西是你、河东是我	25
一个婴儿	28
抡弦子	33
我年轻	36
宝坻的张善洲	40
要全猪	45
钱鬼	49
这样的好儿子	53
空中飞火耍二雷公	57
海生	67
崔宁该斩	71
韩成的一生	87
瑞蚨祥掌柜的	95
学舌	101

一封家信	104
流氓战小偷	107
骨灰盒显灵	109
一块香糖	114
算卦	119
拜寿	122
送死	129
鸭子踢死人	132
怕老婆的人	136
一口棺木	142
小骡驹的肚皮	145
“三不会”的对象迷	156
醉鬼张三	162
老太太的伤心	168
马老太太	172
虎守杏林	177
四个姑娘	182
天下第一嘴	191
秦桧与理发师	197
大伶和二双	202
请君入瓮	208
范克思与驴	214
王春	219
画卜	233
孙狐狸的儿子	238
打虎	245
灵感	248

“三旨宰相”	255
孔夫子赌博	261
孔夫子吃元宵	269
孔夫子喝粥	274
赎和尚	277
钟	288
聪明的媳妇	295
黑云	302
秀才与和尚	305

枯井捉妖

在通城，八里桥东边，有一座古庙。由于经久失修，庙宇已经破烂不堪。靠在大殿的后墙上，一连砌有三个死人的丘子，所以，每当夜幕降临，这里更显得阴森可怕。久而久之，当地的人相互传说，这庙里夜间常常出现一个白魔鬼，有好几丈高，一蹦一蹦的。当深更半夜，一个人独自走在这里，他就追人，你跑得快，他也追得快，可不得了。还有人说，曾亲眼看见过，白魔鬼像树那样高，两眼像盏灯，吐着二尺半长的红舌头，行人被这魔鬼追得无处藏无处躲，鞋也跑丢了，脚也扎破了，把背着的包裹也吓得扔掉，回到家里，病了两个多月。

一传十，十传百。十几年来，当地的人，深夜里谁也再不敢从这庙前经过。

一个漆黑的夜晚，阴沉沉的天空，连一颗闪动的星儿也不见。有一名复员军人，携带着三百多元钱，背着两个大提包，里边装的是从上海带来的衣物、特产。他刚刚穿过庙宇不远，忽然听见身后边有响动。他猛然回过头来一看，竟发现后边追来一个高大的白怪物，蹦蹦蹿蹿的。

他虽然当过几年兵，扛过几年枪，从不信鬼怪，然而当此之

际，他是孤身一人，又是赤手空拳，手中无枪，因而，他也感到周身发冷，头发根发乍，身不由自主地拼命向前跑起来。他携带的东西多，跑也跑不动，扔了东西吧，心里又真舍不得。当他跑得快，那个高大怪物也跟得快。后来，他再没有余力奔跑了，索性把提包扔在路旁，壮着胆子蹲在地上吸起烟来。而有谁知，打火机也不听使唤，干巴嗒、巴嗒地响，就是打不着火。这样一来，更加速了他的心惊胆颤。这时候，他又偷眼一看，那个怪物也随着停下来，不再追赶他。他一想真怪，我停下来，怪物为什么不追过来？这要么是人，不是鬼。他休息了一会儿，恢复了一下精神。这时候，他不往前跑，反而背着包裹向着那怪物冲过去。这样一来，白的怪物也往后跑，怪物愈跑，他愈紧紧追赶，正追着追着，一眨眼的功夫，突然那个怪物不见了。于是，这复员军人胆子更大起来，他把包裹放在路边，围绕着怪物突然消逝的地方，仔细地寻找着踪迹。后来，终于发现了一口水井。他暗暗想到：秘密可能就在于此，这怪物一定逃进这口井里了。好！如今你跳得下去，就别想再出来，我在外边等着你。于是，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随手折断一棵柳树，他把枝叶一去，拿着那根柳木棒，坐在井边上，观察着这井中的秘密。

雄鸡叫过三遍，天亮了，这位复员军人拾起两个大土块儿向井中投去，然而，他听不到水声，也探听不到任何动静。他手提着人木棒，赶到井口处，啊！真相大白了，这口井原来是一口枯井，白魔鬼原来是一个当地有名的泼妇，她经常趁夜深人静，悄悄地顺着—根绳子躲进这口枯井里。她用—领席子，卷了个席筒，外面糊上白纸，当有来往行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她把席筒套在身上，以混充魔怪来吓人，骗取不义之财。十几年来，这白魔鬼的秘密，终于被揭穿。

喜 鹊 不 叫

一 相 思

浙沥，浙沥，雨打芭蕉响。夜相思，泪成行，空锁红楼苦断肠，怎奈苦断肠，苦断肠。

若问这相思断肠的歌声，来自何方？这恰是临安宰相府红楼之上苏州美女叶香，在自弹琵琶、自吟自唱。

南宋时候的胡维宰相，无才无能，庸庸碌碌。他不但无心强兵治国，收复失地，而且偏安于一隅，日夜沉迷于酒色，歌舞不休。胡维宰相，虽然已年逾花甲，府中有三妻六妾，却又从苏州选来美女叶香陪伴。这叶香刚刚二九一十八岁，确实是一枝水乡名贵之花，她轻轻盈盈，袅袅婷婷。乌眉两道，陪衬着一双精灵的眼；朱唇小口，恰到好处地刺绣在桃花蕊宫。

雕栏画栋，别致的一座小红楼，三面湖水相映，一面假山为屏。这一天，正当宰相去上朝，叶香推开楼窗，望着蒙蒙的细雨，

正在抒发难以解脱的苦闷心怀。

“喳喳!”“喳喳!”在湖畔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上,几只喜鹊翘着尾巴啼叫着。

湖水随着微风荡漾,整个湖面很艺术地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纱。一个青年,划着一叶小舟,一时冲破湖中的寂静。细雨霏霏,打湿了他的衣衫,雨滴凝聚的水珠儿,从他的头顶上滚滚而落,而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有节奏地划着桨。湖中的莲儿,擦着船舷而过,似乎在向青年招手致意。就在这时候,忽然从小红楼上传来阵阵相思的歌声。青年注目一看,红楼的窗儿打开,有一艳妆美女在凭窗弹唱。他非常清楚,宰相已经去上朝,这一定是传说中的苏州美女叶香。这个青年本来是要往南穿过孔雀桥的,此时,他却摇着桨偏向小楼,划向七仙洞。于是,他也伴随着韵拍,若轻若重地唱起来:

哟呀儿哟,哟呀儿哟,织女泪洒荷莲响。藕儿断,
情丝长,七月七思难忘。喜鹊呀!喜鹊呀!莫要喳喳
叫,何不搭个相会桥!相会桥!

红楼上的叶香,正在忧思难解,忽然在湖面上发现一只小船,冲破重重纱幔,向小楼划来。若隐若现的歌声,由“七月七思难忘”,即可无疑地判断出这是《鹊桥相会》的情曲。

哟!我这里夜相思,泪成行;他却藕儿断,情丝长。
我这里苦断肠,他那里难相忘,好个难相忘。没想到在
这幽暗的宰相府中,还有这般如此的情郎,我想,我想!

“春梅!春梅!”

“啊，来了！奶奶有何事吩咐？”

“什么吩咐不吩咐，你过来，你快过来看看，有谁竟敢在我的湖中划船，还放肆地唱起情歌来？”

春梅急步地走过来，顺着叶香的手儿，凭窗远眺，侧耳细听：“奶奶可问的是他？他……”

“他怎么样？你可知道他是谁？”

“哦！不知道！不知道！您想奶奶都不知道，我们做奴才的，楼上的事儿还管不好呢，哪里还有闲空儿想到湖里的事儿呢？”

“死丫头！什么楼上、湖儿里的，竟和我耍起花嘴来了。你要是知道不说，我可要割断你的舌头。”

“奶奶您想，那烧香有谁不愿意在菩萨面前烧啊，有谁偏偏等待菩萨扭脸的时候敬香呢？就说奶奶问的事儿，我要是知道，这么一五一十的一说，有多好啊！奶奶一高兴，还说不定会赏点儿金的、银的。”春梅一边说着，还一边滑稽地吐一吐舌头。

“春梅！我来问你，你来这座花园的红楼上有几年啦？”

“小奴一十二岁，自来到宰相府，就来到这座红楼上。当时，服侍过三奶奶，如今我已经十七岁了，那就是五年了呗。”

“那你来了五年了，还不知道谁经常在这湖里边划船。你要是再不说，我可要真的发脾气了。”

“可别这样奶奶，您一发脾气不打紧，我的舌头一断，不用说是吃饭，连再说句话，都要难上加难啦。好！容小奴想上一想。”春梅这时候把头扭转过去，一手托着香腮：“哟！奶奶，我想起一点儿来。还是我刚刚进府的那一年，三奶奶要想吃鲜莲子，一时没地方去寻找，我和红玉姐姐就坐在他的小船上，到那孔雀桥下边去采莲。当时，红玉姐姐还逗着他玩儿哪！问他哪里人？多大啦？怎么进的宰相府？他起初还不肯说。”

“那后来呢？”

“奶奶！那后来他还是说啦。说他本是苏州人，叫华茂。父亲当年还做过开封府的大官，由于主张富国强民，抗金救国，触动了大宋皇帝的龙颜，竟喝了御赐鸩酒而死。母亲事后也寻了短见，悬梁自尽。他只得流浪街头，乞讨为生，后被人转卖到宰相府。当到了孔雀桥的时候，忽然刮来一阵强风，险些把船儿刮翻。当时，把我吓得两手紧把住船边直哭。这时候他不但怕，反而来安慰我。

“姑娘不要怕，你看我是属大龙的。就是真的翻到湖里去，也不用怕，因为龙能治水。来！别哭！让我给你捉一只蜻蜓玩儿。”说着，他停下桨，猛然向落在莲儿上的一只蜻蜓一抓，啊！他手儿真快，真的把蜻蜓捉到了。这时候，我也不哭了。我一想，他是属大龙的，我也是属大龙的，他不怕，我也不怕。”

“哟！记性可真好，连属龙儿狗儿的都记住了，怨不得吞吞吐吐地不愿和我讲啊。去！快传我的话，命令家卒把这个人捉了来，我今天倒要好好地管教管教这个看花园的小奴才，他竟然在我这后花园里划着船儿思念起织女来，好大胆！”

“奶奶今天是怎么啦？”春梅侧着头，惊疑不定地想着。“我不讲吧，她又非让我讲，当我讲了实话吧，她如今又来怪罪我们，还非要把那唱歌儿的华茂捉了来。哎哟！这是何苦呢？”虽然这时候春梅思绪万千，但她只是个丫头，尽管心里边不想做、不能做、不愿做，那“天命”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二 遭 难

“有禀奶奶，家卒们已把在湖中唱《鹊桥相会》的给抓来了。

还把他……”春梅用手帕遮着脸。

“把他怎么样？”叶香惊疑地追问。

春梅用手比划着说：“我叫家卒把他给打了，好好替奶奶教训了他一顿。因为半路上这小子不老实，竟连宰相府都给骂了。他说：”

宰相府，宰相楼，半壁江山不知愁；人间事儿不准讲，唱支天上的曲儿做罪囚。

春梅继续有声有色地说：“别看这小子嘴硬，说得很英雄，家卒们为了维护宰相府的尊严，只三拳两脚的就把他给打倒了。还是个大官的后代呢，简直是个吃不了、咽不下的菜窝窝。”

“该死的贱人，宰相府内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我是叫你们把他抓来，谁叫你们打他来的？”

“奶奶说得极是。可是，这小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不打他，还等着放到锅里熬着吃啊？”春梅说到这里，偷眼看看叶香那股急相。

“哟！瞧瞧给打的。”华茂倒在地上，脑袋下垂着，双眼紧闭着，四肢瘫软，嘴里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口角上还残留着几滴血迹，已经被打得三魂悠悠，七魄荡荡。叶香咬着牙，暗暗地怨恨这帮不中用的蠢奴才，更怨恨那丫环春梅，你怎么不知道我心里的算盘珠子怎么拨动呢？叶香一边怨天尤人，一边偷眼端详着华茂的装束相貌。看起来他虽然是粗布衣衫，一副奴才相的小打扮，却是眉清目秀，堂堂的一表人才。这时候，叶香思绪纷然，情意绵绵，若不是有人在旁，她真会把他扶上鸳鸯绣床，亲自为他揩去嘴角上的那缕血迹。

“哼！春梅！快叫人把他抬回去，可千万不要再难为他。过

两天伤势好转以后，我再来追问湖中的事。”

华茂被几名家卒抬出去后，春梅刚要跟出去，叶香忙唤住她：“春梅！你到我近前来！”而后叶香轻声地说，“你凭良心说，平素奶奶对你怎么样？”

“那还用说吗？我是个丫环，可是奶奶总把我当做亲姐妹一样，这可真是西湖的肥鸭子，一百一十一再加一。”

“此话怎么讲？”

“一百一十一的呱呱叫呗。”春梅挤眉弄眼，身摇裙舞，十分快活地说。

“死丫头！从今天起，你吩咐厨房里，多做一份饭菜，你每天给华茂送去。并随手带去一床被褥，一副帷帘。对啦，还有，你去的时候，从张太医那里，要上几丸跌打丸。你记住，行要秘，嘴要严。你要是走露一点风声，看我不把你活活的千刀万剐了呢。”

“是啊！奶奶！您有这番妙意，何不早说呢？叫这华茂受这般冤屈，看看他的伤让人落泪，倒叫人替奶奶有点儿过意不去呀。”春梅嘴说伤心，表情上呈露出几分忧愁，而内心里却有一番美不胜收的快活。

三 巧 计

在假云山下，一片绿荫深处，有两间低矮的小平房。其中一间住着两名看管花园的老者，另一间就是华茂的住处。在华茂的小小房间里，花盆、水桶以及锄草用具，倒要占去半间。

“华茂哥！华茂哥！”春梅一进小屋的门，就十分亲切地呼唤着。“可不得了啦！宰相的夫人，我的奶奶怪罪下来了，咱们做的

哑谜戏，全让她给破题儿了。”

“春梅！春梅！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惹出一场大祸，这般如何是好？”

“这般如何是好？吃不了兜着走，脑袋掉了只不过碗大的疤。我们女孩儿家都不怕，没想到，你这个属龙的还怕成这等样子。告诉你！不用怕啦，你看看！奶奶还特意赏你一床新被褥，一副花帷帘，还叫我每天给你送点好吃的呢。快给你！给你！这里还有跌打丸哪。”

“多谢妹妹，若不是你巧设计谋，险些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巧设计谋，春梅设的什么计谋呢？原来叶香叫她通知家卒捉拿华茂时，春梅一时揣测不出叶香耍的什么鬼花样，如果说奶奶真的对这个华茂心怀不满，家卒把他抓了来，是必定要吃苦头的。所以，她先发于人，先偷偷地找到华茂，说明这般情由。当家卒将抓他来的时候，要他故意激怒家卒，只要家卒一动手，就装晕过去。当华茂被揪进红楼的时候，春梅悄悄地用胭脂红在华茂的嘴角上一抹，让人看去，华茂被打得伤势很惨重。这样，叶香一见华茂如此情景，如想再进行拷打，亦不忍得再下毒手；如果奶奶还有其他心思，均是见景情生，一目了然啦。

四 初 会

“喳喳！喳喳喳！”喜鹊鸟像滴漏的刻度那样准确，每天凌晨准时地啼叫。宰相胡维就是天天在这喳喳的叫声中，穿好朝服，去那龙廷上朝见天子。

宰相走了以后，叶香也对镜梳妆起来。左插花，右戴金，薄